戰國策補釋

戰國策補釋卷四

貴陽金正煒仲韋著

趙一

知伯從韓魏兵章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沉者三板鮑氏改下爲之吳曰下疑衍或是之字按史記春申君傳從而伐齊索隱云從猶領也魏策決滎澤而水大梁左氏昭三十年傳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注防壅山水以灌徐漢書鄒陽傳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應劭曰以水灌其城破之也下字卽不之誤衍小爾雅廣詁廣雅釋詁竝云沈沒也何休曰八尺曰版　曰竈生鼃國語

晉語作沈竈產鼃注沈竈懸釜而炊也產鼃鼃生於竈也

說苑權謀篇文與策同　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

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鮑注二主

自稱曰主亦非當時語按鮑說非也上句就郄疵言固得

稱主離二主之交二當爲三謂智韓魏三氏之交親爲疵

言所閒離也史記匈奴傳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亦併

彼此言之

知伯帥趙韓魏章又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鮑注蔡非

趙地皋狼屬西河吳曰恐名偶同漢志西河郡有皋狼縣

又有藺縣蔡或藺字譌按蔡當爲藺吳後說是也史記趙

世家先王取藺郭狼王應麟曰郭狼疑是臯狼　夫董閼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之按王氏雜志云閼安誤複是也論語必世而後仁注三十年爲一世又呂覽用民篇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注終一人之身爲世尹澤國語韓非呂覽並作尹鐸字形相似而歧也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按之字用字皆衍此以三言列舉爲文或之字本在城郭上誤淆於下　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苫楚廧之鮑本狄作荻注廧牆同按狄卽荻之省苫當從韓非作楛廧疑當作廩管子山國軌篇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己廩之矣注廩藏也廣雅釋言廩治也

廩字古文作㐭因致誤廧又管子度地篇樹以荊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爲固也注穡鉤也謂荊棘刺條相鉤連也俞樾云穡與嗇通方言嗇合也此或嗇字之譌　君曰足矣按足上當有矢字韓非作吾箭足矣　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按高誘呂覽義賞篇注智伯率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三月此文年當爲月之誤淮南人閒篇作城下緣木而處懸釜而炊　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按國語吳語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鬼谷子謀篇亡不可以爲存而危不可以爲安然而無爲而貴智矣竝無士字淮

南人閒篇作何謂貴智韓非十過篇作則無爲貴智矣足證此文士字爲衍　夫知伯之爲人麁中而少親鮑注麤粗同疏也吳正曰粗厲少仁愛按史記王翦傳夫秦王怚而不信人徐廣曰怚一作粗此文亦當作怚說文怚驕也廣雅釋詁怚傷也　與之期曰夜遣入晉陽韓非作期日是也鮑本無日字　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轅門之外韓非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與策文不同　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按謹當讀如結一聲之轉也公羊桓三年傳結言而退穀梁傳作謹言而退結謹故得通用公羊莊三十二

年傳辭曷爲與親弒者同注親躬親也淮南道應篇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此言親與二主約也　不如令殺之令當作今史記汲黯傳吾今召君矣索隱云今猶卽今也　旦暮當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按淮南說林篇注不可言不能也韓非作必不然矣

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按此爲後人追述之詞故舉其謚非當時語也史記魏世家呂覽義賞篇及秦策竝作魏桓子惟韓非十過篇說苑權謀篇與此策同作宣　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王念孫云君之不用也五字衍文按

用當爲明之譌言知過見君之不明言之又不見聽故去也語固非複策文不必與韓非漢書皆同韓策公仲明古今人表作公中用二形相近易以譌誤　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决水灌知伯軍鮑本曰作日按曰當作旦以夜爲期正應上文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淮南人閒篇至其日之夜其卽期字之省足證所期在夜

韓魏翼而擊之文選七命縱輕翼於中荒注翼左右甄也越絕書子胥兵分爲兩翼夜火相望也

張孟談既固趙章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

所以致天下者約兩按宗謂宗社國語晉語可以鑑而鳩趙宗乎又或家字之譌易師開國承家干注承家立都邑也書盤庚中篇永建乃家傳卿大夫稱家左氏成十四年傳苦成家其亡乎是時趙未列於諸侯故簡襄皆稱主上章亦云二家也又策文於韓趙魏率稱氏左氏隱八年傳胙之土而命之氏疏氏猶家也此文作固趙家於義爲長一本廣誤爲廟或遂改家爲宗耳廣雅釋詁發去也又或爲發說文以足蹋夷草也左氏隱六年傳發夷蘊崇之今本發作芟漢書賈誼傳故蘄去不義諸侯注蘄讀與芟同謂芟刈之五百當爲知百涉下文而誤百與伯通簡謂簡

子襄子父也塗當爲迹迹誤爲途因復傳寫作塗凡前人所遺留者曰迹莊子天運篇六經先王之陳迹也武靈王平晝章念簡襄之迹義與此同前國地君鮑氏謂猶武安之類殆非也前當爲簡隸書從竹之字並作艹簡與前字形相近因以致誤地當作主古書主作㞷地作埊故主譌爲地國字當在君字之下誤淆於上也釋名釋言語御語也尊者將有所欲先語之也語御一聲之轉字亦得通魯語主亦有以語肥也禮記坊記疏引作御可證簡主君國之御謂簡子君臨趙國之遺訓此菑孟談稱述簡子之言以告襄子約兩猶言約有兩端即下所云主勢能制臣無

令臣能制主凡兩言也又兩或而字之譌下有脫文意或爲要言五伯所以致天下其道簡要也　襄子恨然曰恨字疑悢之誤廣雅釋詁悢悵也楚辭九辯愴怳懭悢兮王逸注中情悵惘意不得也或即爲悵漢書谷永傳悵然失望　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姚云劉改乎作也按集與輯通詩板辭之輯矣新序引作集孟子音義上引張音集穆當爲輯穆乎與也策常通用如齊策臣竊爲公譬可也一本作乎魏策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讐之敵國也史記魏世家也作乎又列子周穆王篇此非汝所及乎乎亦猶也與此文同經傳釋詞也猶乎也不

煩改作　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末之有也天字疑當作上古書上作二因致誤天美當爲義涉下文而誤周禮司徒以儀辨等則民不越注故書儀或爲義禮記少儀言語之美注美當爲儀葢美乃義之譌義卽古儀字也之能美外紀作而能美詩蓼莪欲報之德箋之猶是也此言如是而能美末之有也作之於義自通春秋繁露王道篇觀乎獻六羽知上下之差此文美或差之譌　襄子去之秦策文信侯去而不快義與此同或爲卻字之損此言却之下云許之之文正相應

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僇按爾雅釋詁使從也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將帥不親士卒不使漢書外戚

傳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不使猶不從也　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

按使字疑便之誤呂覽似順篇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爲之便國家與安社稷爲對文於字衍也漢書食貨志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史記使作便二形相近易致傳寫之譌此文張孟談上當有爲字葢或爲孟談言於襄子也左司馬卽孟談言雖許之歸耕而國家有危難仍可起而用之故襄子乃許其請詩菀柳箋行亦放也春秋傳曰予將行之此云行之猶後世所謂放歸田里吳氏釋行爲許義亦近是惟以左司馬爲孟談自謂則非

耳　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按潛夫論志氏姓篇張孟談相趙襄子以滅智伯遂逃功賞耕於負山此文當為親耕於負丘涉下文負親以謀趙而淆誤也

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鮑注言五國昔約親今背之按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皋章合負親之交秦攻趙於長平章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曰交曰攻皆為負親則鮑氏之說未能悉通矣當時連橫以事秦者曰橫親合從以擯秦者曰從親其非從非橫而成權與之國或即為負親歟史記虞卿傳索隱云為足下解負擔而親自攻之其說尤謬疑策文與史傳本或為員作負者形似而譌員與圓同考

工記輪人取諸圜也司農注故書圜或作員說文圜周也集韻繞也圍也詩商頌景員維河說文長箋言周景山皆大河也韓魏齊燕適處趙之四周故結圜親以謀趙趙之外無言圜親者以趙爲中央之國也員親亦猶從親橫親（南北爲從東西爲橫）形勢之別耳　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孰謀我爲之奈何按則猶卽也來疑求字之譌尙書呂刑惟貨惟來馬本作求呂覽驕恣篇吾嘗好良馬良御矣而鸞徼來之說苑作求二形相近易以致誤復求者如知伯之請地於韓魏也（趙世家云南并知氏彊於韓魏又云韓魏趙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其後趙奪晉君端氏皆爲分地多而復求之證）孰當爲就逸周書謚

法篇就會也漢書西南夷傳稍令犍爲自保就王念孫云保就猶言保聚就謀我謂會聚而謀我也或爲報字之誤鬼谷子反應篇以報其心注報猶合也又按周禮典瑞司農注一市爲一就上文負親疑爲員親此作就正與員義相應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按晏子內篇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故迎之於魯郊自御禮之於廟孟談以是爲請者欲四國知其復用乃得行妻子以敗其謀授吏大夫謂屬臣工於談以視任之之專鮑氏以爲授談之吏以爲大夫恐非

晉畢陽之孫章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吳曰史漆其頭按禮記檀弓而曰然鄭注而猶乃也將當作

𤖯字形相似而誤說文𤖯酢𤖯也俗作漿漆與𤖯其用並爲塗字異而義同韓非非難三篇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之故也呂覽義賞篇與魏桓韓康期而擊知伯斷其頭以爲觴高注觴酒器也足證晉灼之非　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刑疑當爲圬古文刑作㓝與圬近似而誤刑人非可變姓名而爲也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注圬人塗者說苑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卽緣此爲文　刃其扞鮑注扞鍔同集韻矛鐏謂之鍔刃施刃其端按鮑說非也扞當爲杇之譌說文所以塗也方言秦謂之杇關東謂之墁增韻塗墁器古文

杇同杅因誤爲扜曾本作拚亦非蓋施刃於塗器欲以賊襄子　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史記刺客傳注啞謂瘖病按啞本訓笑聲韓非難一篇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注啞歎息之聲義並不同此當作瘂一切經音義引埤蒼瘂亦瘖也　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按國語晉語若夫二公子而立之韋注若之也若訓爲之則之亦可訓爲若　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無此矣吳曰無字下恐有缺字按穆天子傳郭注報猶反也無此猶云無如此呂覽恃君篇文與此同吳說未審魏策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亦謂無如公也

凡吾所謂爲此者 按謂猶爲也（此爲字讀去聲）史記蕭相國世家上所爲數問君者 漢書爲作謂說詳釋詞呂覽恃君篇作所爲

豫讓伏所當過橋下 鮑本作伏以過橋下 按篆文所作所以作𠬝二形近似故所誤爲以管子法法篇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無以並當作無所誤與鮑本同

而可以報知伯矣 鮑注而自呼也 按而當爲亦篆文相似而誤秦攻趙於長平章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新序而作亦誤與此同又淮南泰族訓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而猶

即亦猶

魏文侯借道於趙章趙利曰韓非說林篇作趙刻　許之大勸彼將知矣利之也姚云劉無矣字鮑本矣作趙按風俗通大者太也秦策則楚之應之也必勸宋策荊王大悅許救甚勸並與此義同韓非作歡字之譌也矣當從韓作君

腹擊爲室章宮室小而帑不眾按韓非亡徵篇覊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此文眾當爲重聲之誤也又重眾二文並有多義故字亦得通借　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姚云曾改宮作室

按爾雅釋宮室謂之宮楚辭招魂實滿宮些注宮猶室也蘇秦始將連橫章父母聞之清宮除道此文作宮自得不必從曾改室史記趙世家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故此策稱主君

蘇秦說李兌章雒陽乘軒車蘇秦吳曰一本乘軒里既曰乘軒車而下又云無罷車駑馬則此作里字爲是按史記正義引戰國策云蘇秦雒陽軒里之人也是策文本作里吳所見一本不誤　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按呂覽長利篇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高注後門日夕門已閉也與鮑注後至不及其開時義合儀禮士

虞禮藉用葦席注藉猶薦也管子山權數篇賦藉藏龜注藉席也鮑注藉謂借非是　夜半土梗與木梗鬬按土不得言梗疑當作塊與梗形似又涉木梗而誤也爾雅釋言塊塩也說文塊墣也國語晉語野人舉塊以與之注塊墣也或兩梗字竝爲偶之譌鬬當爲鬩孟子梁惠王下篇鄒與魯鬩注鬩鬬聲也　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按淋與霖通左氏隱九年傳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爾雅釋天淫謂之霖莊子大宗師篇霖雨十日釋文本又作淋鮑注言其大能沃物非也詩小旻何日斯沮傳沮壞也國語晉語眾孰沮之注沮敗也鮑本作阻誤　君郎不能願

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卽猶若也見漢書西南夷傳注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章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按墨子非命篇下有以教順其百姓經說上篇順長治也說文順理也　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按惡猶恥也與孟子公孫丑篇無羞惡之心義同或爲悳之譌說文悳愁也爾雅釋詁悳思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在志爲憂注憂深慮也史作賢主圖之憂與圖義亦相近　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姚云曾本作非素深於韓齊也史記趙世家作非素深於齊也按此策本蘇子爲齊上書當從史作齊　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呑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按

儈韓以韓兩韓字並爲齊之誤既云欲亡韓則不得復謂以韓爲餌此文惟亡韓爲不誤燕策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可爲此文之證　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議字疑詳之譌當屬上爲句公羊宣十二年傳注善用心曰詳漢書食貨志注詳謂悉盡也史作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此此文秦以二字誤乙以猶以爲也史記淮南王傳吾以爲不至如此漢書伍被傳作吾以不至如此此與此文同　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史作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市恃音近朝韓形似因以致誤窮與終通市朝未終亦猶未變也　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

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按史載此書在燕入臨菑之次年文當從史作燕盡齊之北地燕未嘗有盡韓河南事也春秋考異郵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注距猶起也國語晉語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注距猶自也　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鮑注言爲秦所取挈言取之易按說文屬連也呂覽知分篇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注屬連也劉熙釋名挈結也史記楚世家西結境於趙鮑注非是　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鮑改魯爲踰吳曰字義未詳按魯當讀爲旅古文魯旅字同作㫃詳許氏說文旅字解太平御覽引風俗通旅拒也

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鮑改國爲與

按國與二文形聲不相近無因致誤疑當作圖形似而譌

也之猶與說詳釋詞易說卦傳萬物出乎震虞注出生也

屬之雠柞按讐與酬通柞當作酢形聲並近而譌也一

切經音義引蒼頡主荅客曰酬客報主人曰酢此言五國

之謀合於燕享之閒也　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史作秦廢

帝請服此文發令二字疑卽廢帝之譌　宜正爲上交鮑

本無正字按正當爲王字之譌本在爲字下誤淆於上卽

義不可通　今乃以抵罪取伐按管子小問篇寡人之抵

罪也久矣漢書吾丘壽王傳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注抵

觸也　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爲得韓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姚云危曾作抱鮑本收字得字下竝補齊字三韓字竝改作齊史作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據史文鮑於收下補齊字是也收齊與毋攻齊義同得與德通以王爲德猶以王爲義也左氏襄二十五年傳陳侯免擁社注擁社抱社主示服此云危社稷危卽抱之脫誤韓義鮑作齊義謂其西師以禁秦也韓慕當作齊暴或

從史作秦暴下至疑是不幸之譌以猶與也言不幸而秦肆其暴則王合天下以禁之也

秦王謂公子他章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按淮南修務篇注能猶及也管子大匡篇不可以約取也注不可以盟取信也韓非存韓篇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又云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雁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文與此略同　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𪏆鮑氏以字書無𪏆字以意改黈按呂覽去私篇墨者有鉅子腹䵍高注䵍讀曰車笣之笣禮記檀弓孺子黂注魯哀公之少子也黂與䵍同享字古文作

辜與重字形近似古人名多相襲疑當作薛　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有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按有字當從鮑本作支與兵義不可通鮑注亦謬於理令韓興兵疑當作全韓與兵漢書元帝紀立皇子興爲信都王表傳皆作輿形似而譌也公羊昭二十年傳注世子率輿守國輿亦與餘通楚將伐齊魯親之章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不足以待天下平原君謂馮忌章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此言王欲全韓餘兵因以上黨入和於秦也　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按墨子號令篇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掺太守之節而使者是戰國時已有此稱索隱以爲

衍恐非　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按左氏昭七年傳
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
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注挈缾汲者喻小知爲人守器
猶知不以借人　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
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鮑改亦其爲其亦按其猶將也說見
釋詞鮑改無取或從左傳作亦有猜焉守卒字疑當互易
　王自圖之按自當作其古書其或作甘與自字形相似
而誤齊策太子其圖之文義正同　敝邑之王使使者臣
勝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按此文疑當作敝邑之王有詔
使使者臣勝謂太守曰文既淆亂又誤複使臣勝三字遂

致義不可通鮑氏於太守上補告字嫌與謂曰義複　諸吏皆益爵三級按墨子號令篇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韓非外儲說楚莊王之應太子云是眞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三級則爵級不始於秦制　馮亭垂涕而勉曰鮑本改勉爲免注免辭也吳曰此書勉免通按勉與俛同詩十月之交黽勉從事文選注引作僶俛從事俛又同俯漢書鼂錯傳在俛仰之間耳注俛卽俯東方朔傳鶴俛啄也注俛卽俯字也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章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按說文逌往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逌往也

廼迺並與乃同廣雅釋詁乃往也又漢書曹參傳乃者我使諫君也注乃者猶言曩者公羊桓六年傳注生與來日疏凡人謂方至爲來已過爲往孝經葢天子之孝也孔傳葢者辜較之辭劉炫述義云辜較猶梗槩也孝道既廣此纔舉其大略也此言一約略呼侶一約略哭耳

吾所苦夫鐵鉆然自入而出夫人者鮑改鉆爲銛按作銛當是韓非八說篇措笏干戚不敵有方鐵銛說文銛鍤屬也廣雅釋器鉮謂之銛然上疑遺鈶字太玄經干陽氣扶物而鑽乎堅鈶然有穿注鈶陷聲也銛鈶字形相類因致誤脫國語楚語夫人作享家爲巫史注夫人人人也淮南本經篇夫人相樂無所發貺注夫人眾人也

鐵銛以喻讒口自出而入如讒人之反覆於前故曰衆人得而苦之也又夫人猶彼人見漢書賈誼傳注鮑氏以人謂木屑自鐵言之爲人其說甚謬　無有謂臣爲鐵鈷者乎姚云謂錢劉作爲按謂與爲通不煩改作

甘茂爲秦約魏章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鮑注地缺按周禮大司徒注故書求爲救又古音讀救爲求故救亦時誤爲求此由一本作求一本作救誤併入文也齊王欲救宜陽與下文韓欲有宜陽秦王欲得宜陽文乃一律禮記檀弓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蓋謂裘氏之邑及潘氏之縣也周禮小司徒四井爲邑四甸爲縣　鄭注以縣潘連文恐不足據此

云縣狐氏正與縣潘氏文同晏子內篇以管仲爲有力邑狐與穀以其宗廟之鮮狐氏或卽其地漢書地理志遼東郡沓氏注凡言氏者皆謂因之以立名　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鮑本有作存義勝趙世家韓魏趙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其後趙奪晉君端氏此云韓以端氏賂趙戰國時壤地之分合葢無得而詳矣趙孟所謂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正此類也

謂皮相國章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讐鮑注葢爲橫者與建信異趣故趙讐之吳曰涉孟之讐四字未詳或言建信涉孟二人以其反有害於趙故以讐稱按爾雅

釋詁讐匹也注讐猶儔也廣雅釋詁讐輩也鮑吳並失其義　然者何也吳曰然者下章亦有此文法當至也字句按論語憲問篇其然皇疏然如此也禮記大傳其義然也注然如是也此云然者何也蓋將申言上文之義而先爲設問之詞猶云如是者何也管子國蓄篇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古書故有此文法　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强畢矣按儀禮鄉射禮主人以賓揖注以猶與也趙字涉下而衍助秦攻魏與楚分齊蓋對舉之詞是疑趙之壞文畢爲必之借字管子版

法解往事必登來事未起一本必作畢畢必古通用　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之哉按分齊上之秦字亡魏上之齊字並誤複分齊亡魏承上而言也鮑於分齊上補合字於文益晦惡秦謂見憎於秦善秦謂見好於秦鮑注並失其義有功之無功之猶與也秦圍趙之邯鄲章鬼侯之鄂侯文王謂鬼侯與鄂侯文王也與此義同鮑補與字亦無取爲之鮑本作爲知知之字古亦通楚策莫知媒兮苟子作之可證

或謂皮相國章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今魏恥未滅

趙患又起文信之憂大矣言文信之不得志以三晉倍之爲憂也倍與背同呂覽尊師篇聽從不盡力曰背魏恥謂魏殺呂遼趙患謂趙欲收河閒故又云文信之憂大矣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挍禮記雜記皆爲疑死注疑猶恐也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章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按淮南原道篇注發動也或讀爲廢呂覽壹行篇王者行之廢注廢壞也荀子非十二子篇訾然注與孳同則此猶云勉焉也悟疑當作悞知疑當作短悞謂過聽也短者不足之辭荀

子正論篇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注言是乃特
姦人自悞惑于亂說因以欺愚者此言王或悞於人言而
不慊於文則當全所受而歸之也左氏昭六年傳不樵樹
不采蓺不抽屋與毋伐樹木毋發屋室文同
謂趙王曰三晉合章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按復者
除其賦役也見漢書高帝紀注又賈誼傳不輕得復注引
張晏曰不得復除逸豫也鮑氏以爲復攻誤　楚王美秦
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有謀故殺使之趙以燕
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
禍已及矣姚云殺字劉作發鮑本有謀上補秦字殺亦改

作發按有當讀爲又故當作攻殺當作殽並因形似而譌也春秋晉敗秦師於殽杜注在黽池縣西讀史方輿紀要云本韓地惠文後元乃爲秦有見張琦戰國策釋地秦王謂公子他章昔歲殽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策楚圍雍氏章秦師不下殽東行日下此策秦方謀韓則是殽尚屬韓時也食未飽而禍及言燕利未得而秦禍已臨正與餌趙之文相應

挈馬免而西走姚云免曾作兔按周禮夏官田僕凡田王提馬而走注提猶舉也廣雅釋詁挈提也挈馬與提馬義同兔當從曾作免免與俛通言韓不待伐割卽將挈馬而俛入於秦也又或爲挈國之譌俗書國作国馬作馬右丿

脫誤於下因譌爲馬秦策臣載主挈國以與王約挈國西走猶言舉國爲內臣漢書匈奴傳攜國歸死扶伏稱臣挈與攜爲義同也　以秦之强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矣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姚云一本伐下無矣字鮑本作秦禍案環中趙矣鮑注秦視趙在其度內如物在環中環中一作移於吳曰姚本案攘於趙愚以攘卽移字譌當作移於鮑末說是按此文當以不待伐割爲句一本無矣字是也文選舞賦注引埤蒼攘疾行貌又公羊僖四年傳攘夷狄注攘却也國語魯語而大攘諸夏注攘却也攘於趙猶云自梁折而入趙也楊倞注荀

子引此文亦作攘則非移字之譌矣環中者言秦禍自韓移梁以及於趙如循環然也中猶集也下章禍必中於趙矣與此義同鮑說亦非　以强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按楚與燕之怒當作楚燕與之怒字涉下文秦必怒而衍國語齊語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注與從也　國之舉此臣之所爲來舉當爲與于二字倂合而譌也儀禮鄉飲酒禮不與注與及也爾雅釋詁于於也漢書黥布傳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爲使注此事正是臣所爲來欲言之文與此正同　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有與又通此承上文是秦禍不離

楚也便於三晉故云又　果不出楚王印而多求地姚云
劉改印爲印鮑衍印字吳曰字誤衍按印疑卽之譌與上
文必不出楚王卽多割相應爾雅釋詁卽尼也尼詁爲止
則卽亦猶止也謂止楚王而要以多割如齊策留太子而
市楚之東國也又詩氓來卽我謀箋卽就也左氏定四年
傳卽命於周注卽就也漢書淮南王安傳卽訊驗王注卽
亦就也此言就其在秦而刼之使多出地耳劉改印無義

趙二

蘇秦從燕之趙章臣故敢獻其愚效愚忠鮑本作進其愚
忠史記作進其愚慮黃丕烈札記云此策文當是獻其愚

下脫慮字効愚忠三字別爲句按此文當作獻其愚効其忠次愚字涉上而誤史記蘇秦傳使臣効愚計索隱云効猶呈也荀子王霸篇歲終奉其成功以効於君注効致也黃氏補慮字則其字爲衍且獻其愚於義自足其說亦未爲安　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按墨子經上篇害所得而惡也淮南修務篇注害患也又太史公自序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漢書翟方進傳心害其能害竝與忌同廣雅釋詁議謀也　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漢書枚乘傳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注聚聚邑也　臣竊以

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見破於秦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姚云一本無見破於秦四字
按淮南時則篇案程度注案視也後漢書鍾離意傳府下記案考之注案察之國語周語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大原注料數也尙書鄭注面猶迴向也廣雅釋詁面嚮也見破於秦涉下文而衍一本無者是也今西面而事之疑當作今乃曲而事之古書乃作迺因損而爲西面與曲形亦相似又因上文西面而譌也廣雅釋詁曲折也淮

南主術篇而旋曲中規注曲屈又西面或爲回面之謂漢書鄒陽傳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此云回面以事之猶言反顏以事仇也　前有軒轅鮑注天文志軒轅象後宮此言美人之所處也按後宮不得稱前且與下句後有長庭義複廣雅軒轅謂之路寢亦非與秦成而後有又此文就橫人言故後云有秦患而不與其憂則尤不得云有軒轅矣疑當作軒縣音近而誤周禮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司農注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家語正論篇請曲縣之樂注諸侯軒縣軒縣闕一面故謂曲縣之樂六國僭王其臣亦擬諸侯故得有軒縣於前也　魏塞午道史記蘇

秦傳作魏塞其道索隱云其道卽河內之道張儀傳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云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曰一從一橫爲午謂交道也楚世家夜加卽墨顧據午道正義云在博州之西境並以趙齊閒有午道之地而秦傳則爲魏塞其道故索隱以爲河內之道也劉伯莊云午道在齊西界與索隱正義並合按六國合從秦卽不得越國而攻齊今設言秦攻齊則魏塞午道初無不合若作魏塞其道殊覺不詞又或本作魏塞食道塞猶絕也上云楚絕其後故變文爲塞耳食以聲誤爲其古書其作亓與午相似又涉下章而誤也

秦攻趙蘇子爲謂秦章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按呂覽至忠篇子培賢者也又爲王百倍之臣注子培之賢百倍於人漢書鼂錯傳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注益奮厲也此即其義　趙怒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輸之國也鮑本改趙怒爲怒趙注云必欲戰服使爲已邑按趙怒當作怒趙鮑說是也已邑疑是亡邑古文已字從一從亡故亡誤爲已趙惠文王三十年章即君之齊亡今本亡作已誤亦略同左氏昭二十四年傳此行也楚必亡邑可爲此文之證又桓十一年傳且日虞四邑之至也注邑亦國也尉繚子戰威篇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呂覽長

見篇魯公以削至於覲存注覲裁也如鮑氏之說則於其二字當乙爲其於於猶爲也燕策趙四達之國也輪達義同鮑本作四輪誤　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鮑本逆作迎按逆迎古音相近往往通用今文尚書同爲逆河古文作迎可證　夫齊威宣世之賢主也宣當爲王涉下文齊威宣之餘而誤　宣王用之後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爲齊兵困於殽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爲虛戾鮑本爲齊兵上補秦字按後當爲故承上德博地廣而言齊策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鮑本作是後誤與此同富字古音讀如偪

小宛詩與克爲韻故偪誤爲富史記孫武傳北威齊晉謂以威力服之也或爲威之譌廣雅釋詁威滅也詩正月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傳威滅也左氏昭二十三年傳注國雖存君死曰滅魏之太子死而君拘於鄄故亦可謂之威殽塞之上謂殽塞之西也古以東行爲下西行爲上不服當作下服鮑注遠迹畏而避之然終不服非也書周官五服一朝傳五服侯甸要采衞左氏桓二年傳注諸侯而在甸服者疏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謂之一服下服猶云西服漢書禮樂志河間區區不國藩臣不亦下字之譌與此正同莊子人閒世篇國爲虛厲釋文李云居宅無人曰

虛死而無後曰厲墨子非命篇國為虛厲身在刑僇之中公孟魯問二篇並作虛戾戾猶厲也詩節南山降此大戾瞻卬戾作厲小宛翰飛戾天文選西都賦注引韓詩戾作厲　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按富韓勁魏即上文所云宣王用之富韓威魏也富當從吳作偪勁疑當為劫謂以威劫之也說文庫兵車藏也淮南時則篇七月官庫注庫兵府也精兵謂器仗之屬承上富言於義自適惟下句論將則此兵字當謂士卒疑庫或軍字之譌與將為對文且與上句義不相複田單在威宣時未嘗為將史記單傳潛王時為臨菑市椽不見知則先未為將可以推知或是田忌涉上文田

單如耳而誤司馬謂穰苴與齊策正合　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按刑與形古字通漢書藝文志有名家有形法家志云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埶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此舉白馬之喻則當屬形名家鶡冠子世兵篇東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已當作亡亡與無同言刑名之家雖執白馬非馬之說無如白馬之實馬也爲猶謂也呂覽長見篇工皆爲調矣韓非內儲說嗣君爲關吏曰謂並作爲漢書夏侯勝傳顏注察爲計謀不敢明顯言之也宋祁曰注文爲疑作謂是唐人古義猶存至宋而寖失也　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按周書

克殷篇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注紂出朝歌二十里而迎戰也或本爲救涉下文去而不從而誤　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按書序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傳從謂遂討之漢書高帝紀時章邯從陳別將注從謂追討也忘鮑本作亡亡與忘同呂覽愛類篇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淮南修務篇作忘其皆轉語詞　是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鮑本是以下補知字按能下當有脫文或也爲弛之鈌損半字韋昭國語解弛毀也鶡冠子世兵篇夫强不能是劇辛能絕而燕王不

知人也能弛亦猶能絕也鮑補知字無取又云以不救不從爲能知秦之不可當也其說尤謬敗於齊於文不合疑當作裂地以效於秦效敗字形相近齊字涉下句將齊之良而誤

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之一二字誤倒當據上文乙正存疑在字之譌此承從一不可成而言田單且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則從一惡在能成乎孟子滕文公上篇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在猶何在也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章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按禮記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也注愁讀爲揫爾雅釋詁揫斂也呂覽察微篇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愁

亦當讀如挐懾與攝通漢書霍去病傳攝讋者弗取史記作慴二文古得通假爲用論語先進篇攝乎大國之間皇疏攝猶迫也又呂覽下賢篇卑爲布衣而不瘁攝注攝猶屈也歛居屈處正與不敢動搖相應孟子滕文公下篇惟士無田注惟辭也匡謬正俗惟辭也葢語之發端此文唯或唯恐之省文漢書高帝紀聞將軍有意督過之注督過視責也　今宣君有微甲鈍兵鮑本改宣爲寡吳曰字譌當作寡按易說卦其爲人也爲寡髮釋文寡本又作宣唐人書寡字作宣如李邕書李思訓神道碑寡欲作宣欲二形相似傳寫易譌微甲當從史作徹甲　凡大王之所信

以爲從者恃蘇秦之計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
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按說文凡最括也
漢書揚雄傳諸略舉凡而客自覽其切焉注凡大指也恃
疑當作特漢書賈誼傳注特徒也熒惑上鮑從史補秦字
是也令當作全魏策秦敗魏於華章秦兵已令史作秦兵
可全誤與此同不能自全謂不能自保其身也史記張儀
傳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蓋沿策文而誤自令車裂
義不可通儀方詆秦必非謂齊爲蘇生報讐事也淮南氾
論篇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
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文

與此略同　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願字疑須之誤須待也　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按呂覽義賞篇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注乃猶裁也乃且與下文方將文異而義同剖地當從史作割地二形相似而誤

武靈王平晝章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按主之長之字疑衍此與嗣立句爲對文魏策粱王長主也燕策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此文疑亦當爲長主而字誤倒置明字亦疑期字之譌言委質爲臣

者務期得長主而事之論與倫通論語微子篇言中倫包注倫道也理也莊子齊物論有倫有義釋文倫崔本作論荀子儒效篇人倫盡矣注倫當爲論靜字下姚云一本無而字是也鮑本於動字下補而字誤　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啟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鮑注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吳正曰正義云卒盡也愚謂猶言沒世核於文鮑說爲長惟卒無舉訓或由俗書舉作夅因誤爲卒淮南修務篇注見猶知也　必負遺俗之累史記正義云負留也疑此文本爲必遺負俗之累正義本亦作遺留也並屬傳寫之誤史記文帝紀遺財足注遺留也遺故訓留負字

則無留義越絕書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負俗之累漢書武帝紀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晉灼曰負俗謂被世議論也　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按卽猶旣也漢書田延年傳卽無事當窮竟注旣無實事當令有司窮治盡其理遺字涉上文而衍也經傳釋詞其猶殆也殆與其同義故或以其殆連文繫辭傳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是也又呂覽自知篇座殆尙在於門注殆猶必也

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按此文似謂舜效有苗之干羽與經訓不同未詳所出尙書注疏干者扞也以自蔽扞羽者翳也以自蔽翳疑皆造自苗民猶蚩尤之作兵

舜故效而舞之爲師夷制夷之計韓非五蠹篇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而舞有苗乃服亦若苗格原於兩階之習舞周末去古未遠所持之說當有師承也　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周禮旅師注而讀爲若　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論當爲諭形似而譌也廣雅釋詁諭曉也禮記文王世子而眾安得不諭焉注諭猶曉也信當讀如伸謂不撓曲也吳正非是　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姚云曾本出改作止止改作出吳曰互出止字據史文鮑本且作可按出疑當爲詘止疑當作上

竝形似而誤也廣雅釋詁詘屈也管子國蓄篇出二孔者其兵不詘注詘與屈同昭王旣息民章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周禮庭氏注嘻嘻詘詘釋文詘本亦作出可爲此證事有所詘卽所謂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也上與尙通史記主父偃傳上篤厚索隱云上猶尙也漢書匡衡傳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注上崇尙也墨子貴義篇公尙過呂覽高義篇作公上過詩陟岵尙愼旃哉漢石經尙作上功有所上卽所謂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也且猶乃也呂覽禁塞篇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高注晉獻公伐驪戎史蘇曰勝而不吉故

曰禍乃始長也或爲自字之譌公叔當爲公族叔族音近
又涉下文願募公叔之義而誤公族葢如趙燕之屬詩杕
杜箋比輔也則輔亦猶比也吳氏以上叔字疑衍非是
故寡人願募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按漢書東方朔傳
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官本作慕古字音同皆
得通假　不佞寢疾小爾雅廣言佞才也左氏成十六年
傳諸臣不佞注佞才也國語晉語夷吾不佞注佞才也
蠻夷之所義行也鮑注以中國爲有義有行其說未安義
當讀爲儀周禮典命注故書儀作義行當爲刑聲之誤也
禮記緇衣臣儀行鄭注儀當爲義毛本行誤作刑與此文

正可互證　畔學者離中國按國語吳語民人離落注離畔也管子任法篇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注離猶違也大吳之國也大疑干字之譌管子小問篇昔者吳干戰未亂不得入軍門俞樾諸子平議云干葢古國名後爲吳邑趙惠文王三十年章夫吳干之劍吳干卽干吳也　中國同俗而教離廣雅釋詁離分也列子仲尼篇形名離也注離猶分也　以備其參胡樓煩秦韓之邊鮑本改其爲燕按其字卽燕之鈇損路史參胡妘姓韓也惟據上文參胡似當作東胡史記李牧傳破東胡降林胡　先時中山負齊之强兵侵掠吾地兵字疑當爲與篆文與作州兵作州

二形相似而誤言恃齊爲强大之與國也　今騎射之服
趙世家服作備服備古音竝讀如𤰈匐之匐故字亦相通
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按後漢書鄧禹傳
注聞私也鮑本聞作聞廣雅釋詁聞智也說文智識辭也
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鮑本今作令按敢言不敢
見儀禮聘禮記注今史作令下章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
胡服鮑本作令不誤　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國語齊語
論比協材注論擇也呂覽情欲篇勞於論人注論猶擇也
慮無惡擾忠無過罪薛綜東京賦注無猶不也古以無
不通用廣雅釋詁過責也呂覽適威篇煩爲教而過不識

注過責史記張釋之傳卒見謝景帝不過也過罪與惡擾對文鮑注過者罪之小者非也　脩法無愆鮑本改脩爲循按方崧卿校韓昌黎集云唐人書脩似循故脩循通用不别又隸續云循脩二字隸法祇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從省借用此文脩即循之譌也　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按儀禮有司徹乃議侑于賓注議猶擇也此言賢者於世俗之聞不爲苟同必討論之也淮南氾論篇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注拘猶檢也　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反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姚云劉改賤作賊劉本無反字鮑改反爲有按賤當爲賊劉改是也尙書帝

命驗賤類出賤一作賊二形相似易以譌誤族當爲請謚與族之族鮑以爲族滅其宗恐非宗字或爲誅一聲之誤釋名罪及餘人曰誅說文誅討也又荀子彊國篇無僇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廣雅釋詁僇辱也誅僇義亦相近反本爲友卽有之借字荀子大略篇友者所以相有也注友與有同義論語學而篇有朋自遠方來釋文有本作友

竭意不諱鮑本諱作讓類篇讓退也論語衛靈公篇當仁不讓於師又國語吳語夫危事不齒雄敢先對卽不讓之義於文各通　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民字疑當作萌民萌古通用故萌誤爲民　故禮世不必一其道便國

不必法古姚云禮一作理一本無其字吳曰宜從商君傳作治世按此文本當爲治世唐人避治之字易爲理因轉爲禮二句對文無其字者是也　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按而猶則也服奇謂奇袤之服如上文所云鯷冠秫縫之類鄒魯則逢掖章甫魯哀所謂儒服也奇行猶云邪行管子白心篇奇身名廢注奇謂邪不正姚云錢改奇作袤奇亦卽袤也言服奇則志淫是鄒魯之儒服宜無邪行矣蓋反詰趙造之詞索隱未得其義說苑修文篇易野者無禮文也舊注亦誤王立周紹爲傳章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

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按史記趙世家作播吾六國表作鄱吾漢志常山郡有蒲吾縣皆一聲之歧也釋名釋形體子小稱也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注吾子謂小男小女也又泰策臣亦嘗爲子鮑注子餘子也踐石以上猶云歷階而升謂番吾之謁王者耳韓非外儲說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故見王者必踐石以上鮑注踐石謂能騎乘者疑非確詁　危足以持難按廣雅釋詁危正也莊子繕性篇危然處其所注危然獨正之貌鮑吳說竝非　循計之事失而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乎鮑本作佚而不累又改乎爲子按鮑補

不字當是失與佚古通用此不煩改賈子新書官人篇仁足以訪議吳氏疑訪議當作放義與循計句竝承上文而言於義亦得王乎自是王子之譌此由子誤爲于于乎古通呂覽審應篇然則先生聖于高注于乎也故復傳寫爲乎楚策勢爲王妻以臨于今本于誤爲于卽與此同　王失論矣論猶擇也下文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又云王請更論義竝如擇　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按危與詭通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一切經音義引三蒼詭譎也又漢書劉輔傳此其言必有卓詭

切至當聖心者注詭異於衆也　乃國未通於王胡服乃國疑是國人之譌又誤倒也篆文人作尺乃作尺二形相似因以致誤易繫辭上傳推而行之謂之通又小爾雅廣詁通達也言國人猶未達王變服之意　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孩史載武靈王使周紹胡服傅王子何何者吳娃之子武靈王愛何欲及其生而立之故此文所以詔紹者意皆有屬也事君不逆其志謂胡服以傅王子事先之先鮑注以爲先君蓋即王之自謂也孤謂王子何故云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　寡人與子不用人矣泰策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謂人不得閒

之文義正同又呂覽貴直篇王胡不能與野士乎注與猶
用也
趙燕後胡服章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
臣敬循衣服以待今日姚云更一作史循一作修鮑本今
作令按更當從一本作史史卽上所云吏命胡服之吏儀
禮士冠禮注羣吏有事者疏吏史亦一也說文吏治人者
也从一从史故此文或言吏或言史也侵當爲侵形似而
譌玉篇侵古文辟字左氏襄二十五年傳先王之命唯罪
所在各致其辟杜注辟誅也漢書匈奴傳於是作呂刑之
辟注辟法也吏不用辟謂吏不行其法也辱教二字爲句

禮記曲禮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疏辱
尊者之命來也蔡邕獨斷諸侯言曰教正字通教諭告之
詞其義與令同也前云王令讓之故燕言辱王之教也今
當爲命日字疑衍黃丕烈札記云今本今日作令甲義亦
未安疑甲或爲申本作申令又誤倒置以待申令猶云以
待後命漢書高帝紀漢王下令師古曰令教令也荀子富
國篇注再令曰申

王破原陽章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姚
云損一作捐按君字疑本爲羣脫損半字而譌也呂覽召
類篇羣者眾也此言自棄其眾　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

所失之費也按攻當作攸二形相似而誤爾雅釋言攸所也尚書大禹謨嘉言罔攸伏孔傳攸所也　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鮑改昭爲詔按史記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史記志疑曰疑是無終左傳有無終子國漢志右北平郡有無終縣顧祖禹云春秋時山戎爲無終國前謂趙王曰三晉合章趙王因起兵而伐山戎則此文無窮當卽無終終窮字古通用也釋名釋典藝詔照也人暗不見事宜則有所犯以此照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昭詔義通不煩改易　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姚云一本循作脩鮑注循言其因舊吳正曰循行

也言被重甲執兵而行不可以踰險不若胡服騎射之便利按一本作脩是也廣雅釋詁脩長也被重甲執長兵則難於踰險鮑失其義吳亦不辨循字之譌左氏昭二十一年傳齊致死莫如去備注備長兵也　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俓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鮑本作王遂胡服是也遺遺之門未詳疑即上文所云無窮之門故書殘缺二字昔人於其間連注遺字以識之與作口口例同後人乃誤併入文耳正字通遺遺與委蛇通引策注言其路透迤也恐非九限疑本作九阮即九原也趙世家武靈王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通典

趙置九原郡秦因之漢爲九原縣五原郡治焉漢志代郡五原關說文作五阮關故九原亦或作九阮限又阮之譌也漢書匈奴傳載征和中匈奴入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五徑疑卽追斜之類或爲五陘之譌爾雅釋山山絕陘疏謂山形連延中忽斷絕者名陘呂氏春秋天下九塞井陘其一地記太行八陘其第五陘曰土門關卽井陘也趙世家武靈王二十年使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正義并將代趙之兵與諸軍向井陘之側也

趙三

趙惠文王三十年章相都平君田單問趙奢曰按相上疑

挩齊字是時單猶未相趙也吳據大事記以都平君卽安平君當是鮑改平都無據　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按賃與任通集韻賃作任　漢書地理志幼者扶老而代其任注任負戴也賈山傳百姓任罷注任謂役事詩黍苗我任我輦箋有負任者有輓輦者卽此所云輓任也鮑注賃所稅於民者與上不得耕作義不相蒙恐非確詁　夫吳干之劍姚云續云荀子注引作吳干將之劍按管子小問篇昔者吳干戰俞樾諸子平議云干古國名後爲吳邑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劍釋文引司馬云干吳也呂覽疑似篇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葢吳干

皆國名其民並以鑄劍稱於時故言劍必稱吳干或曰干越猶馬之言燕代也高注呂覽已誤爲吳之干將楊倞亦不辨干之爲義以意增入將字鮑氏遂沿其誤　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而猶則也黄氏以上文句末難字屬此句讀義亦未安　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釣罕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上而字猶以也說詳釋詞釣當從鮑本作鉤　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鮑本能上補不字注言以三萬拒數十萬必敗亡也齊嘗爲燕昭所破故云吳正曰能具云云卽下云

齊以二十萬衆攻荆五年之事按吳說近是惟以鮑注求之其所據本具當爲拒已當爲亡故補不字以成義若如今文則補不字轉不可通或吳氏據姚本以正之歟惟就鮑注作拒作亡補不字義仍未安惟訓能爲如文義乃明詩民勞柔遠能邇箋能猶如也數歲疑數戰之譌爾雅釋詁數疾也管子幼官篇數戰則士疲燕策數戰則民勞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按上而字當讀如若後而字猶則也言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遺其一角卽無餘兵以爲野戰之用也猶矣也鮑注未得其恉

趙使机郝之秦章宋突謂机郝曰鮑注宋突齊人郝客吳正曰無據史作宋公索隱引策云宋交按三國攻秦趙攻中山章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鮑注雖齊人而倍齊故於此策注爲齊人郝客惟齊人戎郭本戍郭之譌說詳後章鮑氏沿其誤而臆爲說宜爲吳氏所譏　公不若陰辭樓子禮記表記故仁者之過易辭也注辭猶解說也

齊破燕趙欲存章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强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按燕趙必不爭當爲齊趙必不爭故云二國親也燕地入於趙無所得以償其失何知其無爭而與

趙親乎燕爲齊破趙與齊親是以燕趙輔之也或以燕二字誤衍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章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郚爲質於秦而請內焦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趙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鮑本改於趙爲於秦按此文以易當屬上爲句於趙上脫歸字鮑改非也鮑注宏農有焦城惟宏農本魏地入秦爲東郡秦本紀秦樗里疾攻魏焦降之卽其地不審何由入趙鮑又以黎爲東郡黎陽漢志注臣瓚曰黎陽在魏郡屬東郡者葢黎縣若以焦黎爲卽東郡之地則牛狐或卽離狐牛離一聲之譌也

富丁欲以趙合韋不如以順齊按以下疑脫國字　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違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親下當補秦字鮑注非是　今我順而齊不西順下當有齊字而誤脫也下文今我順而齊魏果西順下亦脫齊字　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按廣雅釋詁坐止也又左氏桓十二年傳楚人坐其北門注坐猶守也　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鮑改王因爲三國按王因爲三國之譌鮑改是也饒當從王念孫說爲撓漢書蕭何傳上已撓功臣多封何注引應劭曰撓屈也呂覽高義篇若是則荊國終爲天下撓注撓屈也鮑注饒益固繆王

氏以爲撓亂亦未安　我分兵而孤樂中山中山必亡鮑注衍樂字吳曰字或誤衍按孤字因上文是中山孤也而衍樂卽爍之鈌損秦策秦先得齊宋則韓氏爍注爍消爍也五國伐秦章卽趙自消爍矣鮑吳說並非

魏因富丁章欵子欵謂李兌曰鮑注或者教之欵趙人吳曰無考按呂覽無義篇趙急求李欵李言疑子欵卽李欵之譌　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按廣雅釋詁辱惡也管子侈靡篇辱舉其死注辱猶逆也鮑本辱作厚誤虛疑虖字之譌虖卽墟之省也說文墟墟也玉篇裂也易彖傳百果草木皆甲坼鄭注坼呼也陸德明音

義呼音火訝切葢郎嫭字古人讀嫭爲呼故此文作虖鮑注虛言其不合非也　魏王聽是輕齊也王當爲不之譌鮑以齊亦惡最固爲失據吳云魏用齊所厚以爲相是輕齊也亦繆於理上言魏相最則齊魏無秦此言秦魏無齊自以魏不聽爲言也燕策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鮑本不誤爲王正與此同

平原君請馮忌章平原君請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姚云劉本請作謂鮑本亦作謂按儀禮聘禮君使士請事注請猶問也左氏昭七年傳以請先君之貺注請問也國語吳語乃令董褐請其事注請問也則作請固

不誤　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王念孫以亡當作七是也以衆守二字爲衍恐非下之字猶而也淮南氾論篇使神鬼能玄化則不待戸牖之行太平御覽引作而行國語晉語罷民力以完之又斃以守之斃與敝通

平原君謂平陽君章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按廣雅釋詁且借也公羊隱元年傳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何注且如假設之辭且微君之命猶云設無君之命也管子小稱篇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此文省上且字義亦自明或卽曰字之誤而衍者

秦攻趙於長平章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鮑注衍人字按

人臣疑是外臣之譌外損半字因誤爲人魏策爲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史記始皇紀注索隱云樓緩魏文侯之弟所謂樓子也故稱外臣　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按孔叢子記義篇新序善謀篇並作二八人此文八字葢誤下云十六人亦沿此而譌黃氏據史記謂當作二八恐非　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鮑本省一之字按詩蓼莪欲報之德箋之猶是也史記正作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　我以五城收天下鮑改五爲六按虞卿以爲秦索六城我但以五城即可收天下以助趙而取償於秦是所費爲省所獲爲多也新序善謀篇亦作我以五縣收天下

五字不誤鮑改非是下文王以五城賂齊及得王五城並當如原文　則是弃前貴而挑秦禍也貴疑責字之誤責與債同呂覽慎大篇分財棄責此即其義猶秦策所云契折於秦也　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按呂覽先已篇故心得而聽得注得猶知也　危矣樓子之爲秦也爲猶比也漢書董賢傳阿爲宣昊即其義也危當讀如詭　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鮑注韓魏本趙與國與齊爲三按三國謂趙與齊秦也趙得齊則可不割而媾於秦故云一舉結三國之親此即後章秦疑天下合從媾乃可爲之意秦知趙無外援則媾不可

成今以結齊得媾於秦是爲易道與秦也此策不涉韓魏

鮑說支離　因發虞卿東見齊王按列子湯問篇乃厚賂發之注發遣也呂覽具備篇遂發所愛注發遣也

秦圍趙之邯鄲章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閒入邯鄲按周禮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漢書夏侯嬰傳爲沛廄司御每送使客此稱辛垣衍爲魏來之使客非謂其爲魏之客將也故或稱梁客或稱魏將鮑氏以客字連下讀恐非閒謂閒行漢書高帝紀注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　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按生而稱謚皆後人追述之辭或本旁注誤入正文　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姚云曾本添能

字鮑本無按能字本或爲罷曾據別本旁注罷字後遂併入正文又誤爲能耳 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姚云錢劉作爲召而見之按召葢紹之省卽下文紹介之紹也史記索隱云紹介猶媒介也下云勝請爲紹介錢劉亦無介字

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史記索隱云世人見鮑焦之死者皆以爲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按禮記三年問無易之道也疏無不也賈生懷沙賦重華不可牾兮孰知余之從容史記儒林傳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此與從容中道訓爲舉動者義各不同從容猶須臾也史記淮陰侯傳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

存也漢書賈山傳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武五子傳奉天期兮不得須臾王嘉傳知順指不迕可得容身須臾燕策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從容須臾竝謂延緩也今猶若也說見釋詞莊子天地篇釋文引司馬注衆人凡人也　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按史記魏世家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文與此同正義云舊讀帝過句蓋誤　燕則吾請以從矣類篇請受言也謂燕之從趙亦姑承其說也或爲設之謞秦策請爲大王設秦楚之戰鮑注設者無其事施陳爲之齊策今先生設爲不宦鮑注設者虛假之辭　而母婢也按

禮記曲禮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注婢之言卑也　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鮑注固猶必按國語越語道固然乎注固故也鮑注未審　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然辭之轉也　辛垣衍曰然廣雅釋詁然譍也史記陳餘傳注索隱引葛洪要用字苑然猶爾也應辭爾與唯同　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鮑本然下補則字按詩關雎序疏然者然上語又呂覽應言篇墨者師曰然注然如是然字文義自足鮑補無取　辛垣衍怏然不悅按說文怏不服懟也廣雅釋言勃怏懟也怏與勃義同怏然猶勃然　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按上之字猶與也鮑本由

不審其義而奪耳鬼侯史記魯仲連傳作九侯徐廣曰九一作鬼殷本紀竹書紀年並作九九與鬼聲近而歧　親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鮑本退在聽下吳曰一本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史同退上有乃字按親當作視呂覽去宥篇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已也親一作視淮南兵略篇上視下如弔今本視誤為親二形相近易以致誤禮記檀弓而曰然鄭注而猶乃也此與史文異而義同　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按漢書趙幽王友傳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讒妾猶讒女也又讒字或本為孽讒一讀如廉與孽字一聲之譌漢書賈誼傳庶人孽

妾緣其履注蔓庶賤也　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按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壽之爲言猶讎也此言進酒魯連因以千金爲之讎也讎與酬通漢書劉澤傳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注因飲酒獻壽而與之金　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漢書西南夷傳注卽猶若也

鄭同北見趙王章子南方之傳士也鮑本傳作博吳曰秦官有博士或戰國儒士有此稱按史記循吏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又新序雜事四篇載魏文侯之言曰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是戰國學者故有此稱秦因以名官宋書百官志六國時有

博士掌通古今荀子議兵篇和傳而一注傳或爲博二形相似易以致誤

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按狙疑當爲駔爾雅釋言奘駔也郭注今江東呼大爲駔或作怚方言劇也喜當作害字形相似又涉下文寡人不喜而誤墨子非攻篇此實天下之巨害也與此文正同

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鮑注持下脫一字未詳吳曰時一本標作特按愼子內篇有此文作持百丘之環時當從一本作特特獨也或爲將字之譌管子五輔篇愼將宿廣雅釋詁將行也宿止也

建信君貴於趙章趙王迎之顧反至坐鮑注迎客面之有

顧則反按鮑說非也穆天子傳吾顧見汝注顧還也呂覽
觀表篇顧反過而不辭韓非內儲說商太宰使少庶子之
市顧反而問之淮南人閒篇陽虎赴圍而走顧反取其出
之者皆謂還反也　形於顏色按孝經形於四海鄭注形
見也廣雅釋詁形見也　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
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强
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鮑本改適爲避改椅爲輢按
當時上秦字疑衍當或尙字之譌言趙用犀首馬服與秦
角逐猶時避其鋒以見用建信之無幸也黃丕烈札記謂
此文以車爲喻或鋒字有誤其說近是疑鋒字或本作轄

傳寫之誤集韻轄擊也避其轄謂避車轂之相擊說文憧意不定也又集韻與惷同騃昏也椅疑當作軸或謂建信君章蒈之軸今折矣軸與逐爲韻

衞靈公章衞靈公近雍疽鮑本雍作癰按雍卽癰之省也韓非作雍鉏古書字多通假吳氏以爲誤非也黃丕烈云此公子牟引衞事以告王宜連上爲一章衞靈公未入戰國也鮑本移入衞策宜爲吳氏所譏　夢見竈君按君字涉下句君忿然作色而衍韓非內儲說上及難三夢見竈者爲見公也皆無君字黃帝死爲竈神說見淮南子竈君之稱於古無徵或本與韓非同文君卽者字之誤下脫爲

見公也四字　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竈下君字亦衍而猶乃也或本作君而言竈也下君字葢竈之譌　今臣疑人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疸彌子瑕而立司空狗按玉篇煬對火也廣韻煬向也此以煬竈設喩義猶蔽也竈下君字誤複司空狗卽史狗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季札適衛說蘧瑗史狗注史朝之子文子

或謂建信君章外刺諸侯按漢書丙吉傳至公車刺取注刺謂探候之也後漢書章帝紀刺探起居注刺探謂候伺也　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今折矣今猶卽也漢書

王尊傳所捕宜今發吏注當即發也匈奴傳西域内屬不當得受今遣之注今即遣還竝釋今爲即　厚任萯以事能重責之能讀爲而經傳釋詞云能猶而也能與而古音相近說見唐韻正吳氏以能字句猶言爲非也

苦成常謂建信君章苦成常鮑本苦作晉注未詳按左氏成十四年傳苦成家其亡乎常當是郤犨之後耳晉藎苦字之譌　魏殺呂遺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於是與殺呂遺何以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按交當爲笑說文無笑字媄從女芺聲女子笑也疑古笑字即作芺漢書笑多作关則由芺而省交與关形聲並近因誤爲交魏

殺呂遺而衞受兵故天下笑之唯當讀如雖唯雖古通用見禮記表記鄭注釋慮疑當作釋慮釋舍也慮者計慮僞疾猶言託疾魏策僞病者乎而見之　謂趙以收河間聞於一時今雖內釋慮而外託疾以示不復有收河間之志然文信侯猶將知之以見從之不可緩也

希寫見建信君章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鮑注使爲丞相官屬按禮記雜記官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注官猶仕也此與韓策仕唐客於諸公義同言仕之於丞相得爵五大夫　建信君悖然曰按悖當讀爲勃廣雅釋詁勃懟也論語鄉黨篇色勃如也疏勃然變色也莊子庚

桑楚篇釋文勃本又作悖正可互證　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司當讀如伺鶡冠子王鈇篇出入相司注司猶伺也　昔者文王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鮑注此事不經見按之字疑衍韓非喻老篇文王見詈於王門呂氏春秋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玉門之辱高注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玉門相女童武王以此爲恥而不忘也武王無見羈事當從韓作詈釋名釋言語詈歷也以惡言相彌歷也亦言離言以此挂離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章此召兵也按此謂內應召外兵耳鮑注兵趙兵內應者蓋以鼓鐸爲信非是　旦日贊羣臣而

訪之鮑注贊者美其事以閒說者按漢書孔光傳召左將
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注贊進也延進而拜之又顏師
古急就章注贊見也鮑說未安旦日謂明日見史記司馬
穰苴傳注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章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
反按禮記檀弓注而猶乃也呂覽音初篇之子是必大吉
注之其　臣請要其倣而地可多割而猶則也詳釋詞
趙四
爲齊獻書趙王章爲齊獻書趙王使臣與復丑曰姚云一
本無使臣與復丑五字鮑本亦無按與猶爲也復者重有

言也韓策願有復於公鮑注復重言之丑埶王字之譌使
臣既獻書又爲齊復言於王也呂覽行論篇使者報言燕
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此策所
言皆使臣致命畢而以私意陳於王者鮑本闕五字埶誤
脫也又周禮小宰諸臣之復司農云復請也大僕掌諸侯
之復逆司農云復謂奏事也於義並通　臣一見而能令
王坐而天下致名寶鮑本改寶爲實按名寶猶東周策所
云名器重寶鮑改非也　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韓魏
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矣按名下當有寶字而誤
脫也上文已言致名致地則不得更言爲王求名作名寶

正與篇首相應漢書嚴助傳事效見前注見顯也前謂目
前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按呂覽應言篇秦
令起賈爲孟卯求司徒於魏王孟卯稱賈爲秦客則賈當
爲秦人鮑氏失考　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之齊上脫
人名吳正是也鮑於謂上補人字無義　已講則令秦攻
魏以成其私封令當作合上文所云與秦攻魏以解其怨
卽合之義也後文而乃令秦攻王亦當作合秦　抱陰成
負蒿葛薜以爲趙蔽按春秋哀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杜
注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是晉故有陰鮑吳

失考葛薛當從鮑本作葛薛薛與孼通葛卽葛之誤衍吳說是也　人比然而後如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鮑本如賢作知賢按作知者是也此文當以不字斷句不與否同若猶或也墨子號令篇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廷言漢書董仲舒傳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若字義並如或鮑注未安吳說尤誤又如王或本爲始王言初時王若以事趙之半事齊則天下無敢謀魏也　善韓徐以爲上交按史記趙世家惠文十三年韓徐爲將攻齊是徐故趙將而有怨於齊者魏乃善之亦所以親趙而惡齊也鮑氏謂皆齊人之去齊者臆說不足

據　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詘其欲事王也甚循其怨於趙臣願王之曰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怨於趙

姚云曾循作修吳曰於下當有是字鮑改曰爲亟按於者於是之省文韓策韓亡美人與金其疏秦乃於益明謂於是益明也或本作于即上文乎字誤衍其欲事王也甚下疑有脫文循當從曾作修其欲亟於事齊將以修怨於趙也或以甚循句絕荀子性惡篇上不循於亂世之君注循順從也其怨於趙四字涉下文推其怨於趙而衍曰益日字之誤齊不善魏則惡言魏今魏甚欲事齊故願王日聞魏而無庸見惡也唐人書日曰無別此當是其時傳寫之

譌鮑改曰為亟吳云一本作重並非也願王之陰重趙以下與此策不類一人一時之言似別為一章誤併於此耳　則皆且無敢與趙治漢書韓安國傳注治謂當敵也

天下皆偪秦以事王偪當為愊說文判也謂與秦分離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章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按使當作便字形相似而譌也秦為三晉所毀則齊得便以攻宋　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唯得大封齊無大異按殘讀如翦得與德通說詳秦策以字當屬上句以與已通用秦策此除疾不盡也以楚策黃雀因是

以已竝作以鮑本改食爲貪於文當是唯讀如雖曾作雖此作唯其實一也言奉陽君雖得大封於齊舉宋之利無大差異　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按此皆趣趙應齊之策也循有當乙爲有循有讀如又待疑時字之譌忠與齊策以忠太子義同言旣縣陰以爲餌又循燕以迫之而臣復時以定封忠之則奉陽君必將應齊也　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時當爲封卽上文所云縣陰以甘奉陽君及效地於襄安君也封說文作㞷時古文作旹二形相近而誤周書謚法解嗇於賜與曰愛孟子梁惠王篇吾何愛一牛何晏注愛

齊也

五國伐秦無功罷成皋章若不得已而必搆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免齊王必無召呡也按左氏哀二十四年傳公如越得太子適郢注得相親說也得趙猶言親趙願字涉上而衍鮑於願得趙上補五國二字無取大字疑犮之誤犮即比之古文周禮大司馬比小事大注比猶親也國語吳語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注比合也吏爲使之脫損半字左氏襄三十年傳吏走問諸朝一本作使走可爲此證免本或爲兌說之損也與韓氏比即周禮形方氏所謂大國比小國也使東說

齊王必毋召哏以哏有秦私也鮑本召作名又改免爲勉竝誤　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按臣當爲堅之壞文下云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賓之以其言復正見此文之爲堅矣與謂與國鮑本有國字　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禮記曾子問注無用爲疏爲是助語莊子逍遙篇予無所用天下爲正與此文同鮑注非也

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鮑衍內字吳正曰三晉非負海也恐負字因下文衍按鮑衍內字是也負海之國謂齊見中山策書禹貢傳東南據濟疏據謂跨之秦齊合而臨三晉故曰據

也　復合衍交兩王王賁韓他之曹皆起而行事姚云衍

劉作術按復合衍交義不可曉作術亦非疑當作衡衡與

橫同言復合橫親之交也管子輕重乙注合眾弱以事一

强者謂之衡衡與衍形似而誤兩當爲而之譌王字誤複

呂覽知度篇貪得詐僞之曹遠矣注曹眾史記倉公傳曹

偶四人索隱云曹偶猶等輩也鮑改曹爲楚大謬趙世家

主父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

齊或即鮑氏所本惟與此文不合　天下爭秦秦王受齊

受趙三彊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三親之三疑當作己呂

覽察傳篇夫已與三相近此由己誤已復譌爲三也以當

爲乃篆文相似而誤言三彊已相親乃據魏而求安邑也
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
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按呂覽下賢篇注抱奉信當從
鮑本作倍鮑注倍益也正與饒義相應左氏僖三十年傳
焉用亡鄭以倍鄰注倍益也與此義同過猶責也已與以
通言秦將以魏納安邑責望於趙也鮑吳釋過爲勝並失
其義　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呡而攻魏呡字
涉上文內韓呡於齊而衍鮑吳曲解並非　秦堅三晉之
交攻齊國破曹屈而兵東分於齊按此謂趙爲秦攻齊必
至國力破屈而秦得於其間收攻魏之利也破猶毀也張

儀爲秦連橫說齊王章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趙惠文王三十年章此坐而自破之道也與此義同鮑本改曹爲財吳曰一本作財此作曹者聲之誤也羣書治要引晏子內篇君不屈民財者得其利漢書賈誼傳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注屈謂財力盡也鄭當時傳財力益屈注屈盡也　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倣救與秦戰也按荀子富國篇我按起而治之注按然後也救卽倣之誤衍　天下爭秦秦案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按案猶於是也乃也說詳釋詞爲當讀如僞周書史記解

上衡氏僞義弗克言秦於是僞行義於天下也漢書王嘉傳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注定謂改治也廣雅釋詁起立也勝當爲滕宋策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中山滅於趙滕滅於宋秦起復二國故曰趙宋同命也而猶則也禮記檀弓吾欲暴尫而奚若韓非外儲說乃諭宮中有婦人而嫁之賈長沙集論時政疏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皆以而爲則也鮑氏以勝爲中山之後則與字無義吳亦未能訂正

樓緩將使伏事章樓緩將使伏事辭行按管子任法篇百官伏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注服行也文選陸士衡詩誰

謂伏事淺注伏與服同古字通鮑矣以伏事爲隱秘之事恐非下文云緩以中牟反入梁疑伏事或本作代吏史記襄子立代成君子浣爲太子是爲獻子獻子少卽位治中牟襄子弟嘉逐浣而自立於代春秋時中牟非一見左氏定九年傳注緩所反入梁者當屬代竹書紀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於九原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貂服此言緩將奉使爲代吏也事古文作叓與吏形似而誤伏則代字之譌

惡公子牟夷寅然鮑本夷下補宋字然下補之字按說文寅髕也徐曰髕擯斥之意又寅字或書作賓賓字古文作賓此或賓之譌也莊子徐無鬼篇先生居山林以賓

寡人音義賓或作擯棄也論語先進篇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邢疏然猶焉也禮記檀弓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然之言焉也寅然猶賓焉鮑本補字不知義之所在就注義求之其所據本寅或爲由由與猶通惟牟夷下當有闕文虞卿請趙王章夫魏爲從主按史記魏世家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亡者魏爲從主也　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座於魏若猶或也詳釋詞　夫殺無罪范座座薄故也姚云劉無下座字鮑只竝以爲衍按於文不當複座字劉本是也薄故猶言細故與下句大利爲對文呂覽本生篇以全天爲故者也注故事也　則主必爲天下

笑矣主當爲王之誤　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望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姚云望劉作室鮑衍望字吳曰史無按作室者當是管子地圖篇相室之任也韓非八經篇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漢書五行志易相室注相室猶言相國又或爲向音義竝近而誤秦策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史記作尙尙之爲望亦猶向之爲望也向與嚮同　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用疑當爲周左氏哀十六年傳周仁之謂信注周親也孟子梁惠王篇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周臣猶親臣也

强秦襲趙之欲姚云劉作俗按欲字疑故之譌國語魯

語非故也注故故事也作俗亦非鮑注因趙之故態是所據本猶作故也
燕封宋人榮蚠章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鮑本子作予吳曰字誤按此章馬服之稱平原皆曰君自稱皆曰奢不應復爲異稱疑卽士大夫餘子之省文　茹肝涉血之仇耶呂覽節喪篇涉血盩肝以求之注盩古抽字易泰拔茅茹注茹相牽引之貌也是茹肝猶抽肝非噉食之義　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按杜當作拄字形相近而譌漢書朱雲傳注拄距也數歲當作數戰與趙惠文王三十年章同　兩國交以習之乃引其兵而歸按習字

當讀如慴廣韻伏也集韻懼也史記項羽紀一府中皆慴伏索隱引說文讋失氣也此言燕趙之力俱罷卽皆慴伏於齊鮑注習言玩其兵非也其兵盡罷將以助趙之齊人謂之其者以別於趙之兵也歸謂歸齊　得三城也拔趙世家孝成元年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此云三城疑韓卽燕師所完之韓城

三國攻秦章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埊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效鼓挾鮑氏以戎郭宋突爲雖齊人而倍齊臆說不足據以全章文義求之疑當作齊人戍郭郭卽下

文所謂鼓也說文鼓郭也又爲一聲之轉故二字得通用後漢郡國志鉅鹿下曲陽有鼓聚故翟鼓子國齊以趙擅呼沱故戍鼓以偪趙案猶乃也此言疑本訾字誤分爲二禮記曲禮疏相毀曰訾歸地中山使之流言於齊故謂之訾或爲誂之譌篆文誂作訫訛作訫二形相近因誤爲訾史記吳王濞傳使中大夫應高誂膠西王謂以微言動之也與此文正合過當爲過之誤呂覽悔過篇晉若過師必於殽此亦謂過章子之歸路章子或卽戍鼓之將也齊聞此必效鼓曾劉作放鼓小爾雅廣詁放棄也此策如不辨戍鼓之譌幾於不知所謂矣又按鮑注四國趙與上三其

釋上文三國以爲魏與齊韓則是中山所言於齊過章子之路者乃併齊言之弗思甚矣此文三國攻秦固卽富丁欲以趙合齊魏章之韓魏與齊惟文云五年以擅呼沱則攻秦之師寧有久而不解者四字疑西之誤中山在齊趙之間固可謂趙爲西國也

馮忌爲廬陵君章王之逐廬陵君爲燕也也邪二字古通用見顏氏家訓　又兼無燕秦秦字涉上文諸秦字而衍

馮忌請見趙王章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鮑本改免爲俛按周禮小行人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注擯者擯而見之王使得親言也說文接

交也禮記表記故君子之接如水注接或爲交交接義同通用漢書武五子傳諸侯交手事之八年注交手謂拱手也管子小問篇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程氏易疇九穀考云茲免云者免俯也茲益也是俛字古通作免不煩改作　客有見人於服子者淮南齊俗篇作宓子杜預左傳注古字音同多相假借　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按淮南齊俗篇罪作過狎作攙倍作返和作公庸說作通攙返亂公通忠皆韻也　席隴畝而

蔭庇桑庇當爲麻本作桑麻而誤倒
客見趙王章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
之買馬也必將待工若猶或也將猶且也　所謂桑雍者
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按桑雍劉作柔癰
是也近者鮑本作人韓非內儲說費無極令尹之近者也
八姦篇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優愛當爲
優笑國語齊語優笑在前注優笑倡俳也韓非詭使篇而
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八姦篇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注
優笑者謂俳優能啁笑者賈子新書連語遠忠道而貴優
笑韋昭國語解侏儒戚施皆優笑之人愛字涉下文禍在

於所愛而誤齊策有七孺子皆近高注孺子幼艾美女也

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按韓非備內篇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說文無暈字古葢借暉爲暈

秦攻魏取寧邑章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行之無所敢疑鮑衍西字吳曰疑西字譌或衍按西卽而字之誤而衍也漢書匈奴傳西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劉敞曰西當作而正與此同又嵩陽寺碑東接修林此或東字缺損而譌

衣服使之便於體膳啗使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姚云劉本無兩使字鮑本衣服下有使字鮑注衍文按於文不當有使字宜從劉本省鮑有一使字葢涉便

字而誤衍也葉陽卽華陽字形相似而誤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以友之姚云友劉作反鮑衍以
字按作反者是也說文返還也左氏襄二十八年傳鄭伯
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反之還之皆謂拒而不納也
又淮南詮言篇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高注反背叛
也小爾雅以與尋同詁以反之猶云尋反之言韓魏與姚
賈約尋卽反之故知趙王必且罪賈也以字亦與已通已
猶已而與既爲既而文同左氏文元年傳既又欲立王子
職周語既榮公爲卿士皆既而省文
魏敗楚於陘山章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鮑注懷

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按此疑薛公相魏時事非質太子於齊故策文不及齊鮑注恐誤且下文明言和議卒敗亦不必求其事以實之也　乃結秦連楚宋之交令仇郝相宋樓緩相秦楚王禽趙宋魏之和卒敗姚云楚宋曾去楚字按楚字當在魏之和句上誤淆於結秦連宋句中也禽當作會涉上文禽唐明而誤魏策魏王遇秦信韓伐齊之事遂敗與此略同皆以兩君會遇疑敵也鮑本改禽爲合魏上補齊字竝非

秦召春平侯章秦召春平侯按列女傳趙悼后通於春平侯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牧吳氏引史記正義以

春平侯爲悼襄太子非也　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

按韓非有度篇勢在郎中注郎近侍之官也史記刺客傳

注郎中若今宿衞之官周官師氏職掌國中失之事鄭注

故書中爲得呂覽行論篇以中帝心高注中猶得

趙太后新用事章左師觸讋願見太后讋下姚注一本無

言字王念孫云策及趙世家皆作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

今本龍言二字誤合爲讋耳據姚云一本無言字則姚本

有言字明矣而今刻姚本亦無言字則後人依鮑本改之

也按王氏謂觸讋當作觸龍是也姚云一本無言字蓋謂

一本讋去言字作龍與後文讋字下注一本去言字同非

如王說也燕策陳翠欲見太后欲見願見文正相類不必從史有言字於義自完惟龍之誤讋當由有言字之本誤併爲一王說固確然可信特不必以姚注傳其說耳　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按恕字疑當作怨言以病足久不得見私以爲恨也、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日郎曰字之誤衍　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衞王宫没死以聞按漢書蕭望之傳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皁衣梁丘賀傳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師古曰郎著皁衣故章玄服以厠也此云以衞王宫則顔說爲得王官嘗從史作王宫周禮小司徒大故致餘子注

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左師益爲少子求爲郎黑衣卽侍衞之服說詳日知錄沒史作昧左氏襄二十六年傳注昧猶貪冒昧沒同聲通用　老臣竊以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鮑注媼女老稱吳曰一本標媼一本作太后太后稱媼非也春秋後語並作太后按史記高帝紀注孟康曰媼長老之尊稱也遷固以稱高帝母吳氏以爲非誤矣儀禮鄉射禮右賢於左注賢猶勝也　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鮑本主作王按廣雅釋詁爲成也三世以前謂肅侯猶未稱王之時當以作主者爲是在猶存也左氏文十五年傳多行無禮

弗能在矣　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鮑本孫作侯按則上當有侯字而脫耳於文亦不得省孫字上文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此正與前相應子義所云人主之子骨肉之親專爲長安君言與此有別

秦使王翦攻趙章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吳曰史作趙葱按此或由葱誤葷因致誤軍當從史文

戰國策補釋卷四終

元和陸俊業季因校